



牵挂是一根线

□郭梦宇

那天晚上,天飘起了雨。雨润着地面,乍暖还寒。我在异乡的大学校园和家里通电话。父亲不在家,母亲接的。母亲照例说道:“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,我们也少操些心。”

我也说:“你们在家也要吃点好的,不要总是凑合。你们身体好,我一个人在外面也就放心了。”

停了一会儿,我和母亲都笑了。母亲笑道:“你一个小孩子家有什么心可操,操心学习就行了。”

我也笑着说:“还真是不公平呢,你们两个人操心我一个,而我一个人却要操心你们两个。”

两地牵挂,一根线勒着双方的心。

记得我离家的前一天晚上,母亲拿着户口簿开玩笑说:“本上只有我一个人了,我给自己当户主。”我知道,卫生间的门后面,母亲的眼泪掉得比我多。

母亲一开始就坚持不送我到车站,她说年轻时受够了送站之苦。那时父亲在湖南当兵,在探亲假期才能回来。多少次,母亲都在站台上送走了父亲。

我理解她的感受,可没想到的是,拿到火车票时,却是3张——我惊喜,妈妈要和爸爸一起送我到天津!但他们离开天津的时候,我没有去送,对新生活、新朋友的欣喜遮掩了我与父母离别的悲伤。后来我才知道,在回去的火车上,母亲抹起了眼泪:“孩子怎么一点儿也不留恋咱们啊!”

我常常给家里写信,把外面世界的精彩告诉他们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在信中开始问起家里的情况。我感受到了叫做牵挂的那根线的存在。

第一次从学校回家,第一次自己坐火车,16个小时的漫长煎熬,我提前一个小时站在车门口。从脖子到肩,从肩到手,从手到地上,全是我带的包,都是给家里带的。

门一开,我就咧开大嘴挤了下来。爸妈看到了我,也笑得合不拢嘴:“哎哟我的闺女,你是刚从哪个工地上回来的啊?”

父亲卸下我身上的包,母亲搂住我的胳膊。我享受着脚触地面的感觉,那是来自故土的支撑感。

父亲抱怨我不应该带这么多东西,路上多受罪啊。母亲一笑:“还不是和你一样。”

年轻时的父亲一次回家探亲,带的行李超重20多公斤,有菜板、凉席、碗、糍粑、腊肉还有油。父亲参军走的时候是新婚,母亲一人在家,他们的节日就是父亲回来的日子。

父亲也笑了,对母亲说:“带东西这事,最没发言权的就是你啦,记得那回不?两个大西瓜……”

母亲有一次到父亲那里去探亲,父亲的部队在深山里,母亲总觉得那里少吃没喝的,就在家买了一大堆熟食和水果,其中就有两个超大的西瓜。母亲从洛阳出发,分别在长沙、吉首、怀化倒车,到某个镇上与父亲会合,再一起去山里的部队。其实父亲为了迎接母亲,床下已经塞满了西瓜。那时的母亲,肚子里还怀着我的。

一家人的心是用线连着的,走得越远,牵得越紧,在心上就勒得越深,越疼。

假期翻腾抽屉,发现一沓信。仔细看,竟是我这学期寄给家里的,它们被编了号,用线捆好了。我放下信,跑去紧紧搂着母亲。

母亲笑了:“丫头,给你看个东西。”母亲从壁柜中拿出一只箱子,里面整整齐齐地塞满了信。母亲说,这是父亲在湖南时他们写给对方的信。他们将信件寄出时都编了号,这样对方接到信时就知道有没有漏接信件。父亲调回来时将母亲写的信都带了回来,和母亲一起整理好,放进了这只箱子。我搬着箱子,感受到了沉甸甸的牵挂。

我总说,最喜欢或大雨或大雪或大风的天气全家人都在的日子,关起门,就是家的世界,没有牵挂的世界。

其实不是没有牵挂,是牵着心的那根线松些罢了。火车又启程了,由慢到快。先是父母离我越来越远,再是家乡。

那根线又在绷紧,又在扯我的心。

那一夜,站在城市边缘的一片空地上,看这个我已经停留了3年的城市。高楼在远方林立,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闪烁,那是一个个家,只是没有我的。这座美丽的城市里没有我的家,它上空的那弯月亮,和着夜风,也是那么寂寞。

寂寞,缘于人在异乡。

牵挂,缘于家在远方。



一场从容的谢幕

□梅玉荣

仰慕洛阳久矣。

知她是13朝古都,我却无法说出具体的朝代;知她有妖娆多姿的牡丹,我却一直未曾亲见;知她是无数诗章极尽描述之胜地,我却未曾亲临……

短短的“五一”假期,我酝酿了一次相遇:一座历经沧桑的厚重古城,与一个热爱行走的平凡女子。前者,必然有智者般的大度从容;后者,必然有朝谒圣地般的激动与敬畏。

牡丹,牡丹!不愧是千年帝都,牡丹花城!

每一条街道的广告牌上必然有一朵艳丽迷人的牡丹;每一个商店必然有与牡丹有关食品或工艺品;每一片花园绿地必然有牡丹的倩丽姿容;每一个景点必然有牡丹的相关诗文字画……

可是,我来得有些迟了。4月才是牡丹含笑绽放的最佳时节,5月,花事已近尾声。

匆匆赶往王城公园,售票员告知,天晚了,要下班了,况且你要看花,已基本无花可看了。我心不甘,期盼着第二天的白马寺之游,听说那里有个神州牡丹园,兴许,还有一些耐得住心性的花,愿意放慢脚步等我一等?

果然是个清爽明净的好天气。白马寺里香火旺盛,法事庄严,钟磬盈耳。我素来喜欢清静,不往那熙熙攘攘的庙里探头,专寻那些鲜花苗圃与林阴小径。更惬意的是,寺里亦有几片规模不大的牡丹。近些,再近些,拍下牡丹神韵,拍下满心的喜悦。毕竟,第一次如此零距离贴近牡丹,她是那样雍容却不傲慢,鲜艳却不俗艳。

意犹未尽的我,继续我的寻花之旅——神州牡丹园。

“姚黄、魏紫、赵粉、胡红,这里的牡丹有一百个姓氏;似火、似雪、似霞、似冰,这里的牡丹有一千种丹青;淡雅、妩媚、娇羞、热情,这里的牡丹有一万种风情。”极富文采的广告词吸引了无数观赏者。神州牡丹园内果然人如潮,歌如潮。我一边悠闲漫步,一边欣赏“夕阳红”歌舞队的表演,内心无限羡慕这些老有所乐的人,他们热情的笑脸,他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,恰似这牡丹蓬勃的态势,怎不让人钦佩?

在牡丹精品观赏区,可以尽情地欣赏满园姹紫嫣红的美景。凑近,细赏,层层叠叠,掩盖的都是历史的褶皱吧;五色纷披,铺写的都是古城的底蕴吧;无语绽放,那绝代芳华不过是远去的风烟吧。看看那些绚烂的花名“紫海银波”、“朱砂垒”、“璎珞宝珠”……人们穷尽文字的瑰丽,给牡丹贴上最绝妙的标签。我想起历来人们把牡丹看成富贵的象征,宋代周敦颐用牡丹来比喻那些趋炎附势的人,而《镜花缘》中却用武则天命令百花齐开的故事,勾勒出颇有傲骨、不畏权势的牡丹花仙形象。我想这个美丽的故事一定是洛阳人喜欢的,牡丹最终被贬洛阳,是洛阳之福啊。

而实际上,一花一品,各有其格,华贵也好,冷傲也好,全是人们主观心绪的再现,面对人们强加的种种寓意,所有的花都沉默作出最好的回答:花开花谢,不骄不傲,年复一年。“花有重开日,人无再少年”,在花的从容面前,人的世俗与浮躁,是多么可笑又可怜!

正如眼前的牡丹,已呈“绿肥红瘦”之象,明知“谢幕”在即,却依然挺立,该绽放的绽放,该凋零的凋零,即便那些成泥成尘的,亦无半点怨悔。春风燕子时,牡丹吐芳菲;碧柳深深处,牡丹含笑归。

这个5月,我用平静的眼神,凝视着眼前多姿多彩的牡丹,见证这一场从容而坦然的谢幕。

寻诗洛阳城

□程远河

每到春天,总是诗情伴着春花发……

我在想,现在要是唐朝就好了,那条运河能直达南北。我是个翩翩书生,未必于烟花三月,随时都可以踏上门前洛河上的轻舟,解缆问桨,抵达心仪的江南,去看想看的山水风物。我以京城少年的飘逸风姿,吸引了天下人多少羡慕的眼神。

没到江南,江南的朋友已发来信息,说她要到中原,来洛阳探觅先人的遗踪。于是,我只好做临时导游,和她一起尝试这苍茫的寻诗之旅。

过邙山到黄河,沿着这条大河上下行走。我们的足音能否叩问《诗经》的脉搏呢?那时的一江碧水,流淌着中华文学的第一缕情韵。河洛先民的浅唱低吟,不染纤尘,撼动人心。从关关雎鸠到蒹葭苍苍,再没有比那时的爱情更纯净热烈,让人怀念的了;从坎坎伐檀到硕鼠硕鼠,再没有比这样的抗争更真切坦荡,让人击节了。或思乡怀远,或征战反叛,发源于河洛地区的这条文学长河,滋养了华夏万里多少原野山川!

这条河悠悠地流到唐朝,王维真的在这大河边住过吗?从白鹤到铁谢,何处是他的结庐之所?风晨雨夕,他家住孟津河畔,临风听暮蝉,蓬门为谁开?门口所对的码头,又是哪一个鸥翔鱼潜的古渡?长河滔滔,他是留恋于子夜江天的茫茫秋景,还是沉浸在月落渔火中的点点轻愁?

回到洛阳城,想起李太白。只要有酒可醉,有月同饮,这个天才很少想家,多把异乡当故乡。唯独到洛阳,感觉不一样,他何以洛城春夜闻笛,就陡起思念巴蜀故园的情怀呢?是笛声高妙超绝的魅力,还是洛阳风云沧桑的感染?此刻,在他四川江油的家中,西窗闪着烛光,这个情思绵绵的夜晚,亲人是否也在念记着他的归期?诗仙也是凡人,思乡是人的通病啊!

漫步洛阳城,追思刘禹锡。朋友说西晋末年五胡乱华,匈奴贵族刘渊攻破洛阳,以刘禹锡的品性作为,他是否为胡人的后裔呢?我未置可否。在唐朝诗人中,刘禹锡性格最鲜明,骨头最硬气,前后遭贬共23年,可他愈挫愈勇,如悬崖古树,风雨一次次要把他推进深谷,他总是在摇摇欲坠时又腾空而起,豪气激荡,笑傲天下。“游玄都观”诸作是唐诗中最犀利的杂文,“晴空一鹤”是唐诗中最高妙的形象,“道是无晴却有晴”在唐诗中最别开生面,“兴废由人事,山川空地形”在唐诗中最为见识卓异……千年风云过,如今哪株古槐下,有前度刘郎的家?

7岁作诗《高轩过》,惊动大儒韩文公,那个纤瘦通眉、苦吟疾书的鬼才李贺,是什么时候来到洛阳城的呢?他的小毛驴该悠悠地踏过老城的青石街巷吧!未到洛阳声已动,昌谷新秀正少年。谈他的诗,我总想起屈原楚辞,想起香草美人,想起风霓云马……虽然一生都被姓名误,可这个咯血的年轻人照样发出了“男儿何不带吴钩”和“一唱雄鸡天下白”的呐喊,难道这是大时代必然的高歌吗?

……

当年洛阳访才子,是永世传诵的佳话,万国衣冠集洛阳,呈现绝世难再的风华。如今庚寅之春,客从江南来,寻诗洛阳城,怀古思今相交融,多少滋味在心头……